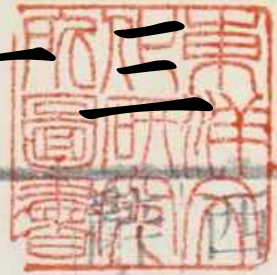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23
 編號 D7912700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命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攢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王勞之以

既定襄王于郊韋氏曰郊洛邑

王弗許曰

不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

王弗許曰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

以備百姓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慮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

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

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

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

亂或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

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

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

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氣下或雲龍之所能使為

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

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

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

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
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
已矣綱下方無之字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
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
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紀綱或作綱紀夏殷周
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
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或作借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
於諸侯娶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
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

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

○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
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
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
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
有若蒙俱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

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

邪作也方云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六聖人之德夏

禁殿紂魯桓楚穆狀貌七歲皆爾然則觀貌之是
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
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
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
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
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或無人字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
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
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

○今按且字恐當作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力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其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鳴
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獲麟解一首

方云李本云元和五年麟見東川疑公因此而作然李則此解悲元和間作也。合按此文有微而託意之辭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

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
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
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
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
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也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方無若字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

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藍與丘同音為藍草名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

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

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

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孔子不

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諱不諱嫌名

王劍之孫實為昭王會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

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

嫌者乎方云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為蕃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方云顧氏家

許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

觸犯以論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

雖守宰編天下將何救於此夫為君如堯舜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片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疾民之兼并而自為兼并堯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胡氏之論皆足以破柳子之失故附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

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
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
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
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
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
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
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
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
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
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
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
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
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
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
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
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
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疆四隣之人歸之如
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
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
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
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
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
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
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
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
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
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

之步

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九寸則方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

寸三分五釐也

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

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

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也古者一里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

夫大頃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

異名也古之頃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

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

田十六頃有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

為古之田一千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

六百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四萬

頃也為古之田一千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四萬

五萬四千六百二十萬頃也為古之方里之內以十畝為

田一萬四千六百二十萬頃也為古之方里之內以十畝為

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

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

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

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二畝十畝之

田為古之田三十畝較其多少亦相若矣凡

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

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之

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

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樽其中斬長綬短

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

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

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

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

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

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

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

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

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

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

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宣歲度

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

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

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路牛豚之所息葱韭

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工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

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

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

矣鰥寡孤獨有不人處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

者弗征其田桑凡十田之鄉為之公困焉鄉之

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廿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

千四百五十有六石。重之鄉多人者不足千
六百家鄉之家保公。使勿偷錢歲并人不足
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
須麥之升焉。及其大。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
所與之畜當戒必精。滯以內于公困窮人不
能歸者與之勿徵于。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
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沉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
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
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
樂其生屋室一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
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
暴之兵不劫以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
千里而被以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
百姓各自休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予
今此下民士以敢侮予此之謂也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竝道而行駿馬嘗國馬
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

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得而
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
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
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
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
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
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
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
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
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
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或其所爲人者而弗得也
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
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
悲夫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
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

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
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御
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
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
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衆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
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
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
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
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
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
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
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
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

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
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
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
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
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
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
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
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
威刑竭其德六貽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
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
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
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
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
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
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
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

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

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入滅之而已孟舒魏

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讓
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
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
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
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
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
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
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
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

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諍也是大不然夫殷
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
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
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
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
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
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
 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
 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
 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
 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按此篇間架宏闊辨論雄俊真可為
 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
 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
 人欲之私也而世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為不
 可易者豈其然乎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五服
 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
 之是堯舜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
 得已之執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
 之意不得已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當時
 侯伯必不能自有其國也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
 因此更立制度及久畫壤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

何其智之不及數宗元又曰自天子之里胥其德
 存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執也夫為
 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
 以為聖人之意而歸之執可乎下堂而迎觀者夷
 王過也豈觀者跪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
 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
 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
 康之法諸侯安得盛疆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
 敗也譬猶木拔本水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
 枝葉流委耳論成敗而不循其本源猶治心疾而
 歸於手足之辟疾亦未矣宗元又曰秦之亡天下
 有叛人而無叛吏陳吳劉項之起所徇下城以數
 十計無一為秦死守者安謂之無叛吏也宗元又
 以封建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
 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
 其君是未嘗考之孟子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是也
 可推矣烏在其不道變也漢不制侯王過其未萌
 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漢之失袁
 盜固嘗言之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乎

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以為三公王
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問王故至其衰也五伯
大猶攘夷狄以尊天下之共主若此類宗元皆
而不講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
之是猶見剛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宗元又曰殷
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
得而易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
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
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
自秦始是藏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以封建自
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以封建公天下
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
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乃安彼繼世者上
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采地以盡其
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夫天子
而聖明則諸侯必循法度不敢用非其人上固多
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敢
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讖之者誰歟
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如漢之晉隋唐之
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沉於民伍

所法守也言諸或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
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會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會參者耶

李翱平賦書

孔子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
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及淳朴古之聖
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
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
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
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
夫麥粟布帛農人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
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
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
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
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
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
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
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
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

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
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
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
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
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
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
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
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
蛇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
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
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
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
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
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
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

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
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
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往往而死者
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
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
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
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
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吾獻焉退而甘食其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一而多力怠教而

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

妾愛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

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

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

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

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

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

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

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

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
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樂武子不聽遂與
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
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
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遂弒諸翼葬
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
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
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
魚矯為卿故殺二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樂書中行
偃將殺之公不忍而獨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
游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
滑殺公葬之以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
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

多服者衆也

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然七十
餘年運遭孝武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
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創更
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照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
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人謀未至邪何其難哉
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
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
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潁河
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
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
以他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
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
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
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為
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
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
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
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
東以其能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
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
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
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
能潰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
重元和中能得魏也昨者許滄頓之三年無山東
憂者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許滄頓之日五諸侯兵
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許滄頓之日五諸侯兵四出
潰解以失魏地明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戰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
粟少人不歐自戰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
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沈酣入骨髓無
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鄰
美敗趙復振汪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
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又有戰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五戈朽鉄鉞鉞含泓混
照育逆孽殆為故常而越事大人會不歷算周思
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
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幾所自河以止蟠城數百
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止蟠城數百
角奔為寇伺吾人顛覆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明伍
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
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昔晉疽根此復何也
議者曰倔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御策虎狼而不
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
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
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
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凡杖扶
之途息虜虜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借益甚
修心益昌王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
目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湏軒囂欲相
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牧之論可謂深達時務然自治必始於人主之身而牧一不之及獨以法今制度為先且既不能自治矣又安能取魏乎故自治之外無復它策牧乃以猶有中策非也○以上

右先漢以後儒者論說之辭皆平居著述問對

議論十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王官郊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

埋藏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

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

壹無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

繁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

沼汜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

公有侯以諭秦穆不遺小善

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

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詒其子孫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

之謀四百五十五

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

杜氏曰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皆秦之

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

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

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

無善人之謂

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長是以竝建聖

哲樹之風聲

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

分之采物

旌旗衣服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

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

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

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道也表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

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

防惡與利

委之常秩

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

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即就

聖王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

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伯主

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杜氏曰莒人囚楚

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

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

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

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也孰以我為虞對

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此勇夫重閉况國乎杜

氏曰為明年莒潰傳

祁奚能舉善

襄二年祁奚請老杜氏曰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

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

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

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偏屬也

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

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

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

順曲從以求彼意故以奚不諂為媚媚愛也言為諂

以求愛也偏者半庸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

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

正無其邪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

一事故為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能舉善也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杜氏曰為將命

與眾共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

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

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

士句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

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

新軍無帥將佐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

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

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

呂刑也取士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邦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

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貴尚而讓之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

人加陵也君子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

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駟歎殺鄧析

定九年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氏曰鄧析鄭大夫欲改

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

責其邪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

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

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

善存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

故也杜氏曰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

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

止也無名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回回正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

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先守

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

不畏疆不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

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賤者多唯取三人來

適魯者三人皆小此一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若難難其身身為難以險

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名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

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故曰春秋之稱微而

顯文微而婉而辯辭婉而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

其法非賤人所能行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子貴之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論或左氏自為之說也然周鄭交質是天子下齊諸侯諸侯上亢天子名分大壞射王中肩之變胎於是矣不此之責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鄭伯入許以其地歸于我夫以諸侯而專征罪一也專滅國罪二也專以地與人罪三也不此之義而曰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是非悖謬若是者不一獨此數條其論頗正且反復成章故焉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持而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何曰僭齊也下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半諸公六六六六三諸侯四

西人為列四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

伯子男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也相助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據經但有祭公周公自陝而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工春秋撥亂世以絀陟為本故舉絀陟以所上者言之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

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

據莊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何氏曰為弒則何以

不書葬據桓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

臣子也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

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

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

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

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

不冠子者公薨何以不地據莊公薨不忍言也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及者何以

夫夫人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君上天下大累也君而死

齊人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

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據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

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先君死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

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

攻孔父之家大人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殤

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

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

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免

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孔父正色

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何氏曰據內城城不用故問之

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據無遷文以言城衛滅也孰滅之故當言城衛

蓋狄滅之以上有衛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

之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得獨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為不

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

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

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後齊師救邢諸侯城緣陵放此不悉錄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

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

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何氏曰據與孔父同荀息可謂不食

其言矣不食言者不知食受之而其不食其言奈

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禮諸侯之子入歲受

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驪姬

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者國色也其顏色一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

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

息故動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之云爾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獻公

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

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

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臣對曰使死者反生

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

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起時莫不肯死鄉生去敗

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何氏曰據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踰

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崩在八年即位矣而未稱

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年踰

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

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各信

其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則志在

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已以聽冢宰三年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

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曰

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

祭周公何以為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壽

故上以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今半相連爾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

至於壞敗故譏之室屋者重宗廟

晉納接蓄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蓄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

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何氏曰據言于邾婁與納

辭大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伯以勝為大何大乎其

弗克納據伐齊納子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

納接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沛有餘貌而納之邾婁人

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出外孫也子以其指

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言俱不得正性子以大國壓

之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設齊復與兵來納獲

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貴則皆貴矣時邾婁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

子母尊雖敵雖然獲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郤

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如邾婁人言義不可

奪也故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六其弗克納也大其云爾

已非奪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據趙鞅人之是

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據大其實與弗克納實與

納是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

稱人何何氏曰據下貶曷為貶據徵舒有罪不與外討

也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

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曷亦不得與也

為不與據善為齊誅之實與不言孰與討賊同文而文不與文曷為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

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

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何氏曰據向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

季子蒨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

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迨起也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迭起也猶而致國乎季子

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死心為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祝

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

尚速有悔於予身尚猶努力疾也故謁

也死餘祭也立故迭為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

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

諱所以起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僚已得國無

所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

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

乎於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磨室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

是吾與爾為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

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去之延陵

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終身不入吳國既不忍討

去國之義故不越境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闔廬義不故君子以其不殺為仁

可留事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

賢其君有大夫據其本不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季子賢許使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

有大夫故宜有君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

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魯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

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許世子止弒其君又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

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使讓於此賢之者移諱于

闔廬不可以見讓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

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據將

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止進藥而

藥殺則曷為加弒焉耳據意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

會子弟子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以孝名聞

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貌也言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其失

息得其節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消息多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治罪之意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原止進藥本欲

父之意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愈父之病無言

故赦之意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得止但得免罪不

代立無惡文是也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范氏曰據文成公志也

成隱讓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

君也上言君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為魯君也公

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

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

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春

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信道而不信邪信中字古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

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

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

也兄弟天倫也兄兄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

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已廢天倫而忘君

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

文選卷之三

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范氏曰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

謹而月之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

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盛唯國君能

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

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弟也

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

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何弟其鄭伯謂目君也

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以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

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于鄆

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

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

地甚鄭伯之殺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

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范氏曰天王使不正者

略而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

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嬪未爵使

書時

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范氏曰單伯姓也伯字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不言如何也據僖二十九年公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言如

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

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

主之魯桓親見弒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之主則秋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外城築之

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

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

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

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

接弁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其不言齊侯之來

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臧孫辰告糴

莊三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國無

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

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

不稱使使若私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

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

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

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敗謂凶年

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

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

為襄王首戴衛地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

齊列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

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

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做此無中事而復舉

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

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

信而加之尊者相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合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齊人滅項

僖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

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

范氏曰據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

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

滅也

知政昏亂易可滅也

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

霸者存恤鄰國

抑疆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

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

疾其始

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

善善樂其

終

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

桓嘗有存亡繼絕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邵曰存亡謂存邢衛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

躋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范氏曰夫

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議自明

大事者何大是專也著裕

嘗嘗秋祭也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

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躋升也先

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升倍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

倍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

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為喻

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

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

于禰以致維維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逆祀則

顛倒祖考固不足多怪六親謂倍祖謂莊

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

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

也君子不以親親室尊命此春秋之義也序不可

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

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

厲遂繼事也

太史公論項羽

晉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

子是謂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

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

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

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

云五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自已出號為霸王位

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
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
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按七

事太史公乃以一言曰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
以漸蓋高帝封國之過制與孝景君臣處置之失
宜皆元惡三言出詞簡而義備
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
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礪胡華及用法慘急而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
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
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
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
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
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
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
族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
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
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徐廣曰及孫
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
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燕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信間易將之咎何怨乎原
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書策何其工也及不忍
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
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
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此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
作慙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
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爭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
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然
本作爽自失矣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
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

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
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
鄣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
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
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
地脈哉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易本隱以之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之得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
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
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
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
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
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睿幾玉衡以齊

心不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修

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

皆類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

此也公繆公獻公更為章著也襄公莊公始為諸侯至文

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獻公靈公之子也

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獻公

子武王之弟也嚴謂莊襄王即昭襄王之孫孝文

王之也後漢避明帝諱以莊為嚴故漢言蠶及
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
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

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
 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刀箝語燒
 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
 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
 譎譎戍謂陳勝吳廣也閭閻偪於戎狄應劭曰周禮二十五
 外旋下應謂之步簷也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
 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戍故總言閭閻應說
 非嚮應齋於謗議服虔曰齋音慘應劭曰秦法誹
 也莫不嚮應嚮應之害更齋烈於所謗議也師奮臂
 古曰嚮音響響應者如響之應聲磨痛也師奮臂
 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曩時也秦禁是以漢亡尺土

之世無一劍之任

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

有古則古世相

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

秦之與錫金石者

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

然也故據漢受命

明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

迺以年數

應劭曰前音補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

年諸王畢封各就

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張

晏曰時天下未定

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

乃以年記焉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

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

五等封國八百四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

備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身曰

制云五國以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伯以爲州

也伯長詩載其制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

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師古曰大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爲之藩

籙謂封周公叔於魯衛以大師爲三牆謂封太

公於齊也大不以爲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

爲棟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

宗子則列以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軍

獨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賢俱封功

德並關諸成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

周召相其洽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

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墮至康

危應劭曰危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踣

不安也師古曰危音於懈反危音區分爲二周師古曰謂東有逃責

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

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諺臺是也應劭曰竊鈇

謂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鈇鈇

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

天下雖有鈇鈇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

然天下謂之共王猶共以爲之王疆大弗之敢

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亦盡也既

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

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

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為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執勝之地騁徂詐之兵應劭曰徂同也因間伺蠶食山東壹切取勝

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

古訓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

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

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應

曰武王克商十世三十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

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論法少恐後

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漢興之初海

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為不及期也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

疆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

餘邑尊王子第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

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

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穀泗以往奄有

大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曰泗水出魯下縣臣贊

曰奄覆也龜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文穎曰即

蒙二山名帝六年為荆國十年更名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

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瀕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

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

天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

陽波音彼皮反又音彼義反九嶷諸侯比境周市

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也三垂天子

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自江陵

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

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

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橋與矯

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雖然高祖創業日不

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

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

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

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

從第一至十八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

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

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

也故遠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

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舊

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富厚

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

亡國或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

矣師古曰子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罔亦少

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

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

也皆質作者也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

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

也音先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

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

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

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

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

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

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

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

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

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

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

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

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

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

四

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云則

厚德掩息遼東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遼難行也東

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必布聞彰也言今難行封

於天下也師古曰遼讀與吝同也非所以視化勸

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孟康曰言人

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一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

人之繼之於名為衆矣

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

究其本末拜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師古曰籍謂名錄也
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